

# 圣火号

圣火号

BF君主编



# 男朋友 Boy Friend

圣火号

BF君主编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男朋友. 圣火号 / BF君主编. — 北京 :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, 2013.8  
ISBN 978-7-5100-6907-9

I. ①男… II. ①B… III. ①漫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 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J228.2②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00959号

**男朋友** Boy Friend  
圣火号  
ShengHuoHao

BF君主编

出品人: 靳南宥

策划: 麻麻牛 Honey

系列策划: 张子祎

责任编辑: 胡元 蒋玉茗 康晨霖

策划: 咕噜 13王子 糟糕歪 尾初 云欢喜 荔枝光

首席设计: 玛丽琳梦露

设计制作: 八云 猫一 大K  
M伯爵 赤彗星 Ranbo

---

出版: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

出版人: 张跃明

发行: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<http://www.wpcbj.com.cn>  
(北京朝内大街137号 邮编: 100010 电话: 010-64077922)

销售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 深圳市雅佳图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开本: 889mm×1194mm 1/32

印张: 8.5

字数: 248.4千

版次: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
---

ISBN 978-7-5100-6907-9

定价: 15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Boy Friend

圣火号

# 目录 CONTENTS

## 华之章·小说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天神右翼Ⅲ永恒 | 003 |
| 消息      | 019 |
| 跳水王子爆米花 | 040 |
| 狩猎游戏    | 061 |
| 南瓜奇缘    | 200 |
| 猫先生的蛋糕坊 | 229 |
| 音皇      | 250 |

## 绚之馆·漫画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海上尘嚣    | 090 |
| 悲惨大学生活  | 099 |
| 如你所愿    | 125 |
| 妄想症恋爱指南 | 147 |
| 象牙小塔    | 161 |

## 梦之园·企划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BF 君的金秋动漫看点指南     | 088 |
| 十二星座男捕获秘笈大曝光!     | 197 |
| 追寻漫画和美男, 走在美的光与影中 | 248 |
| 女朋友所知道的成语常识       | 267 |

给你一个完美男朋友!

# 男朋友 Boy Friend

圣火号

BF君主编



北京图书出版公司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Boy Friend

圣大号

## 目录 CONTENTS

### 华之章·小说

天神右翼Ⅲ永恒  
消息  
跳水王子爆米花  
狩猎游戏  
南瓜奇缘  
猫先生的蛋糕坊  
音皇

003

019

040

061

200

229

250

### 绚之馆·漫画

海上尘嚣

悲惨大学生活

如你所愿

妄想症恋爱指南

象牙小塔

090

099

125

147

161

### 梦之园·企划

BF 君的金秋动漫看点指南

十二星座男捕获秘笈大曝光!

追寻漫画和美男, 走在美的光与影中

女朋友所知道的成语常识

088

197

248

267

给你一个完美男朋友!



*The Right Wing Of God I.I.I.: Eternity*

# 天神右翼Ⅲ 永恒

米迦勒书

*Book of Michael*

文 / 天籟纸鸢 插图 / 天吟

前情提要：大天使长归位，米迦勒似乎终于变得强大而无情。

## Chapter2

四百多年后的一个清晨，我被一场离奇而悲惨的梦唤醒。出现在梦里最多的，是我在白日里绝对不会提起也绝不会放任自己想起的人。看见被春风刮开的窗扇，我觉得心情好了很多，平躺着喘息片刻，就一个翻身就站起来。这是一个不用朝圣的假日，我的动作比平时都要悠闲些。对着青绿色的伊甸园深呼吸了五分钟，洗了个澡，我开始对着镜子整理头发。这一头微卷的红色长发在炽天使里是独一无二的，它张扬、狂野、充满生机，但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也比其他人的头发要桀骜不驯得多。例如，发旋长在额心偏右的地方。在以往朝圣的早上，我总要花很长时间，才能压制住这个旋，让它乖乖地藏在中分的发间。这个早上我却很随性，顺着它自然生长的方向，让大部分的头发都偏分到左边去，然后梳理整齐，用发圈系上。然后，喷古龙水，换上轻便的衣服，踩上一双小天马驹软皮靴，直接从窗口飞出去。

自从我回到天界的消息传播开，魔界对我们的攻势大大减弱了。因此，天界每一个角落里的紧张气氛也都缓和了很多。方形的灯盏下，女天使们抱着竖琴轻盈地飞舞歌唱。夏天

方至，耶路撒冷春季的植物都自然幻化成了小桩，火桐树拔地而起，包围着翻新过的米迦勒雕像，红色的枝干像炎热的烈日照得石制路面发烫——这种让人看了就会流汗的盛夏乔木，是梅丹佐从植物研究所直接搬到都城管理殿堂的。很显然，把它种在耶路撒冷是一个不理智的决定。因为多了它的点缀，夏天耶路撒冷的形象就好像从科尔多瓦变成了马来西亚。

飞过一栋栋建筑，透过古老的窗扇，我看见一个咖啡厅里，戴着眼镜的老人靠墙而坐，翻着手上的报纸。他无奈地看了一眼头条新闻，摇摇头，忽略了它，选择阅读其它的版块。果不其然，报纸的头条是希迪。经过四百多年的曝光，他与初次出现在媒体前的模样完全不一样了。第一次看报纸的神族一般都会认为他是一个年轻、冷漠、富有又美丽的恶魔。尽管路西法才是魔界的领袖，但魔族们更愿意从他的身上学习借鉴东西。毕竟模仿他，比模仿路西法有希望多了。所以，他的热度已经冲出了魔界，成功进入了天使的生活里。

不过，我愉快的假日可不能用来耗在这些无聊的新闻上。我决定去的地方，是第五重天的加布瑞恩城。

在天语里，水之天使加百列名字前半段词根是“水”的意思，“瑞恩”是“过去”，这两个词时常出现在分族时代的诗集中，那时候的吟游诗人很喜欢用它们歌颂在光暗一战中死去的英灵。不过，到近代几乎就不大出现了。年轻的孩子们甚至听都没听过“瑞恩”这个词。加布瑞恩坐落在伊甸园的正上方，那些不甘进入轮回的灵魂总是喜欢出现在这里。它们毫无意识，就像昔影一样飘在空中，直到生命之树的力量把它们强制拽下去。因此，很少有人知道，这座城市名字的原意是“水中的过去”，也就是“昔影之城”的意思——看，这就是我如此喜欢天界的原因：哪怕只是一座城市的名字，你都可以用它写出一本上千页的历史书。

不过，加布瑞恩可不像它名字听上去那样伤感、老旧。经过近代神族魔法的发展，它从最初的冷门度假城，变成了一个很受欢迎的商业性娱乐天堂。这其中的秘密，仅仅是因为神族最新开发出的一种魔法游戏——“深海幻象”。这游戏是由神法学院一名狂热的爱好蝴蝶的学生发明的。他不畏险境，偷溜到魔界找到一种蓝蛱蝶，让它和天界另一种蓝蛱蝶交配，诞生了一种让人产生幻觉的新品种蓝蛱蝶“深海少校”。“深海少校”

的翅膀比普通蓝蛱蝶颜色更深一点，却会在煽动翅膀时发出蓝紫色的光。令人产生幻觉的，就是它翅膀上的鳞片。这个学生以“深海少校”蝴蝶鳞片作为原材料，配置出了一种高浓度迷幻药物。他将药物涂抹在手心，释放普通的雷系晕眩魔法，把自己催眠。然后，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，之前自己在脑中想象的事、已想不起的儿时记忆竟又重新发生了一次。虽然混乱又毫无逻辑，但这无疑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发明——天界第一场由观众自己主演的戏剧就这样诞生了。

一夜之间，这位翘课大王变成了典型的“天界梦”，由上千名专业工作者打造的首场幻象《伊甸园》，引起了神族世界的轰动。渐渐的，神族们发现，不管虚构出的幻象有多么逼真，永远都不如一个人真实记忆的幻象令人感同身受。所以，各种夸张剧本流行过后，真人回忆录式的幻象又流行起来。而太逼真的东西看得太多，最大的缺陷就是，会让人对虚构的东西过于较真。进入加布瑞恩以后，我立刻就听见两个少年在怨怼地讨论：

“我真不知道这些编剧是怎么想的。上课的时候老师明明就说过，虽然很多魔族的眼睛是红色，但他们

看见的东西都是冷色的。刚才进入的那个幻象，我选的不是恶魔战士吗，看见的东西居然一会儿冷色，一会儿又变成赤红了，太假了。”

“那也是一些生物学者讨论过的话题，有人说魔族停止呼吸之前看见的世界是红色的，有人说是蓝色，有人说是灰色。反正根据他们死前瞳孔张大的规律看，视网膜功能退化，会让他们看见的所有东西移动速度都变慢，眼中的世界也会变成单一的色调，而不是彩色的。但颜色这一方面，确实是还没定论啦。”

“郁闷啊，真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颜色。”

“魔族实体生物数量比我们多，生物学比我们好多了，他们肯定知道。不过他们对自己的事藏得跟军事机密一样，我们是有可能知道的啦。”

听他们俩讨论了一阵，我还真对他们的问题产生了兴趣。好歹我也当过几十天魔族，他们视野色彩饱和度和色温很冷我是知道的，但停止呼吸前看见世界的颜色……这个问题，魔族自己也不会知道吧。带着这个疑问，我走到了深蓝幻象的售票处。

“我想买一张《狩猎者》男主角的票。”我弯下腰，对着水晶玻璃

后的售票员说道。

她看上去很无聊，连头也没抬，声音像灰尘一样疲倦：“今天男主角的票卖光了，只有男配角和女主角的。”这种男人剧本的幻象就是头疼，男人们都不愿意当女主角，女人如果不是陪男友，一般也不愿到这种杀来杀去的幻象中受一次折磨。她们更喜欢进入浪漫的幻象，和英俊高大的男主角在阳光灿烂的草坪上深情接吻。

“男配角的幻象到哪里结束？”

“三分之二吧，在打黑龙的时候死掉了。推荐你选女主角，她是从头到尾和男主角在一起，经历的故事都是一样的，而且也没男主角受伤多。”

这种剧透的售票员，早就该被炒鱿鱼。我抽抽嘴角：“男配角的票多少钱？”

“六个银币。”

正掏出钱币想要买票，却听见隔壁一个孩子奶声奶气的哭声：“爸爸，爸爸，我真的想去啊，让我去嘛……”

“儿子听话，安静一点。你现在的年纪太小了。等长大一点，爸爸一定带你去玩啊。”

听见这个声音，我愣了一下，迅速转过头去看。一个男人正背对着我走下台阶，他穿着白色短衫，将及

肩的金发头发束在脑后，怀里抱着一个大哭不止的孩子。我连票都还没来得及买，就已经跟着他走了下去。不是没看过带孩子的父亲，但因为孩子哭声而对周围人连连鞠躬的男人还真不多。他就是其中一个。他走路文雅有礼，却因过度注重礼节而显得有些不安。终于看见他快要消失在人群中了，我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去，拍了拍他的肩：“等等。”

他转过头来看向我，先是错愕，然后露出疑惑的神色。也不知是否因为有了怀里孩子的衬托，那一瞬间，他的表情看上去就像是风雪中被妈妈保护的受惊的孩子。但不过片刻，眼中的认真与不明显的倔强，又令他看上去有着成人的稳重。

“我竟然在这里看见你了。”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几近透明的双眼，“拉斐尔。”

他眼中有一闪而过的惊讶。一缕娴雅的淡金色头发挡在他的面前，他隔了很久才伸手把它拨到耳后，而后微笑了一下：“殿下，我的名字不是拉斐尔。”

“胡说什么，你就是拉斐尔。这么长时间你都跑哪里去了？你不知道，梅丹佐他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我没有继续下去。因为想起了梅丹佐的个性与一般人不一样，他未必会希

望我把他真正的情绪透露出去。

可是，两百多年前的那个晚上让我依旧记忆犹新。哈尼雅到处找不到天父，专门跑来跟我说。我用探索之火探测到他的所在——生命之树，并飞到第四重天去找他。耶路撒冷外的星星是多么闪亮，就像是无数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在夜空中闪烁着银光。在它们的衬托下，连伊甸园都像是一片被焚烧为灰的森林。看见梅丹佐坐在幽光环绕的生命之树下，我原以为他喝醉了，但凑过去却发现他呼吸里没有酒味，只是睡着了。他的翅膀垂落在身侧，看上去比平时更疲惫了一点。不过，睡着时舒展的眉毛令他显得不那么世故了，倒像是重返天真时光的少年。他左手拿着眼镜，右手拿着一顶好像是他亲手编织的花环，枝叶便是取自于伊甸园。

那时候，我回到天界也有上百多年了，但我和他依然没办法回到从前。所以，我认为自己不适合当那个把他叫回家的人。我悄悄站起来，正准备起飞，他却忽然睁开双眼，急促而低沉地叫了一声：“拉菲。”他这一声叫唤来得太突然，让我一时没能反应过来。然后他跪坐在地上，挺直背脊，抓住我的衣角，用一种几乎是乞讨的姿态看着我：“你回来了……”

我弯下腰，握住他的手，在他





手背上拍了拍：“梅丹佐，是我。”

他呆了许久，身子往后靠去，干笑了两声：“你身材比他高太多了，这我都能弄混，果然是没戴眼镜，成瞎使了，啊哈。”这冷笑话说得如此自然，可那一刻看见他的眼神，我是真的连逼自己笑都笑不出来。然后，他抬头，看向枝繁叶茂的生命之树，像刻意放缓的慢镜头一样，轻轻把花环放在头顶，任蜜色的碎发被树枝搔乱。

“刚才做噩梦了么？”

梅丹佐摆摆手，恢复了以前油腔滑调的语气：“对了，现在你和路西法谁高？我知道你成年前是比他矮很多。”

这不是我愿意听到的名字，他知道。所以，我也知道他这样说相当于下了逐客令。我想了想，笑道：

“谁知道，没注意过。我先回去休息了。”然后展翅飞入高空。飞得很高以后，我透过重重云雾往下看，早已看不清他的脸，却看见他垂下了头，花环掉在草地上。

我知道梅丹佐和拉斐尔彼此心中都有不可愈合的伤口，不见面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。但此刻再看见眼前的金发男子，我还是忍不住继续说道：“你说你不是拉斐尔，是想告诉我你叫拉菲么？”

像是察觉到气氛不对，连孩子都停止了哭泣，睁大眼看着我们。对方只是淡淡一笑，在孩子的头上摸了一下：“对于一个有了生命延续的人而言，他自己本身并不重要。”

“梅丹佐很想你。”

“他不会的。”回答这句话之前，他脸上连细微的惊讶都没有，就好像是一个长辈戳穿了幼儿园孩子的谎言，“不要告诉他你见过我。我希望以后自己以后能彻底被他遗忘。”

“你认为我会帮你瞒住他么？”

“当然不会。因为你心里只有路西法，不会介意他有多在乎你。”

“不要跟我提这个名字。我不爱他，和他没有关系。”我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恼怒道。这到底是为什  
么？明明我都已经绝口不提这个名字了，但每个见到我的人都要跟我提起他！

“现在你懂了么？梅丹佐之于我，就像路西法之于你，是提都不愿意提的人。更不要谈见面。如果和他再次见面，我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。哦，对了，现在我活不了太久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停下来，指了指自己身后的白色四翼，温柔而沉默地笑了片刻，“所以，如果再被他伤害一次，可能会去死吧。”

“开什么玩笑，他有这么重要吗？”

“米迦勒殿下可是天界最重要的大天使，当然不能理解依附他人而活的滋味。而且，魔王陛下虽然冷酷，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绝不会束缚你。那个男人就不一样了，我爱他的时候，他对我不理不睬。我决定放弃他了，他却硬要把我留下，羞辱我、折磨我。反正只要他还能看得见我，就不会给我一天好日子过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要报复我，那就告诉他你在这里看见我了吧。”

这番话直到拉斐尔离去以后，都一直在我脑中萦绕不去。真的很奇怪，为什么在我印象中，路西法总是一个霸道自私的男人呢？他明明一直客气礼貌，未曾束缚过我。可是，他也从来没有给过我自由。

当然，这都是过去的事。

我决定遵守与拉斐尔的约定。回去以后，没有跟梅丹佐提起任何关于他的事情。正是因为这个决定，我发现自己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如果是少年时期的我，一定会觉得两个人相爱就要在一起。即便对方不喜欢自己，也要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心意。

但事实是，你的心里有一个人，不代表就要对方心里也有你。你甚至

没有必要让对方知道你的心里有他。不管是爱还是恨，都一定要拼到头破血流，那是年轻人的特权。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无所顾忌，是因为世界是他们的。而且，他们也被保护着。当你年长，就会变成保护着这些孩子的人。到这个时候，你不会再谈一场无所顾忌的恋爱。这也是为什么在任何场所，只要有孩子的存在，他们永远是喧闹的、任性的。而大人总是沉默的、包容的。每次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成长的时候，我的脑中总是会出现儿时追求路西法时的情景。那时的我是多么希望整个天界，甚至整个宇宙的人都知道我喜欢他。那时“我自己”是多么的重要。所以，我爱的人也比任何东西都重要。现在想想，那样无所顾忌的少年时光，已经离我很远很远了。

不过，就算没有和拉斐尔的偶遇，我和梅丹佐之间也不会聊这么多的话题。这几百年来，我们之间的生疏越来越显而易见。不光是哈尼雅，连外人都发现了我们之间的问题。我们俩依旧是哈尼雅的至亲，在遇到哈尼雅的问题时总是会约好出来见面，但是，已经不会像以前那样无所不聊。

这一天早上，梅丹佐居然破天荒地来光耀殿找我。他从殿外直飞到

殿内，从遥远天际带进一抹夏风。他的翅膀轻颤着收起，就好像是冰雪在太阳的照耀下融化成眼泪。炽天使的队列在他身后的高空上盘旋，飞远，化作圣浮里亚高空中的几缕细线。以前只知道梅丹佐是一个挺有生活情趣的人，却从来没有意识到，他和所有的大天使一样，都是天界最美丽神族的象征。

其实如果梅丹佐不说话，他的眼角眉梢都是相当漂亮的。而且，一旦他陷入沉默，不经意看向某个方向的时候，那样专注的侧脸对很多喜欢成熟男性的女孩子来说，甚至是非常有杀伤力的。就像这一刻，他刚好收起了翅膀，正在低头检查自己的袖口，一团白得发亮的云朵依靠着西风从他的头顶挪走，阳光洒在他蜜色的眉毛上，就像是月光怎么也照不到神秘山峰下透明的深泉——他的眼睛。我正一边想着这家伙也越变越吸引人了，就看见他一边转过头来，挑了挑眉毛：“小米迦勒，我们好像很久没有一起出去玩了。”

事实说明，一个人的气质与外表毫无关系。我无奈地笑笑，说：“那是因为你太忙了。”

“我有什么好忙的？完全没有战事，我每天想的事就是如何才能够不像春蚕一样，吐出丝把自己裹在一

个只有吃和睡的世界里。所以我就过来找你了。”

“所以你就过来找我了？”这是什么逻辑和因果关系？

“是啊，因为除了你没有人会跟我一起去红海深渊。”

“我也不会跟你一起去红海深渊，谢谢。”

“为什么不？哦不，小米迦勒，难道你是想告诉我，你害怕魔族吗？”

“不怕魔族不代表自己要去给自己找麻烦。你到底是想去那里做什么？”

“去挖矿。”

听到这个答案，我的脑海里竟然真的出现了一个画面：梅丹佐背着一把巨大的铲子，千里迢迢从圣浮里亚飞到天界外，突破重重敌军要塞，停在红海深渊冰火交错的岛屿上，在地上刨坑。意识到他真的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，我觉得更加绝望了：“挖矿这样的事，还需要梅丹佐殿下亲自执行吗？”

“当然不需要，但是那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地方。跟我来吧。”

“……我不去。”

说实话，我并不害怕战场，但是想到红海深渊这种地方，却还是忍不住打寒噤。红海深渊并不是特指一

个巨大的深渊，而是指红海周围连接天界和魔界的宇宙虚空。那里有数以亿计的破碎岛屿和悬浮陆地，虽然矿产资源丰富，但因为岛屿和岛屿之间相隔距离太过遥远，没有任何生命迹象，也不适合居住，所以一直以来，除了天界魔界附近的岛屿被彼此攻占为深渊要塞，那里从来都不是神族和魔族争夺的领域。它的危险程度远低于魔界的深处，更不及神族和魔族军团交手的战场，却比任何地方都令人毛骨悚然。因为，只要你有飞行的能力，或者有一头可以载你飞行的坐骑，就可以到那个地方去逛逛。这是对于任何种族而言的，包括魔族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去了红海深渊，除了会面对荒无人烟的浩瀚虚空，还很可能会遇到和我们一样在那里“打酱油”的魔族。

“好吧，既然你不愿意去。”梅丹佐耸耸肩，“那我就自己找儿子去了。”

我呆了一下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哈尼雅跟一个朋友去了红海深渊，我以为你并不是很赞同他跑去那种地方。”

“什么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！”我冲过去抓住他的领子，“你怎么会让他去那种地方，你知不知道那里很危险啊？”

“等等等……是他自己留下纸条说的，我可没教唆他。看，我根本不敢告诉你实情，因为……呃，你已经飞出去了。喂，小米迦勒，你急什么，他都是已经上过战场的人了，你没必要这么……”后面的话没有听到，因为我已经飞得很远了。

没错，哈尼雅是上过战场。战场虽然听上去残酷，但上战场的魔族，却不一定是最残酷的魔族。因为最可怕的敌人往往不是军人，而是土匪。军人有着自身的道德，通常不杀降军，不虐待俘虏。土匪就不一样了。有的魔族在战场上会按规矩行事，但出门在外偶遇神族，可能会做出完全超出我们想象的事。尤其是这段时间战事减少，越来越多的人在自己领土闲不住，就跑到红海深渊去“探险”。因此，很多惨不忍睹的新闻就登上了报纸头条。例如不久前，一个女天使被六名大恶魔虐待至死，尸体被发现的时候，肠子都挂在脖子上。随后，又有神族在一个岛屿上找到摆成六芒星图样的座天使翼骨。当然，也有可能在那里相遇的天使和恶魔都是胆小鬼，看见对方都匆匆逃掉了，躲得远远的——但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小的，魔族的暴力倾向与神族的万分谨慎往往会让二者拼得你死我活。

不得不承认，红海深渊真是个